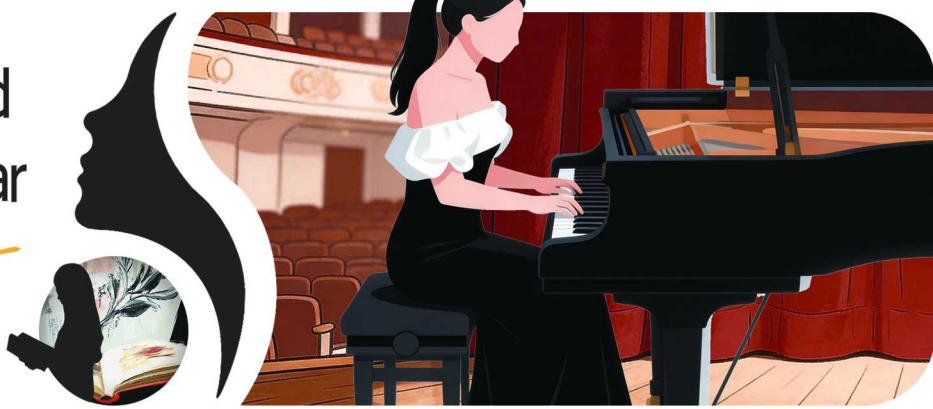


她说

loud and clear

Her story



对话 00 后钢琴家王雅伦： 专注于传递自己的声音

00后只是一个标签，年龄和诠释音乐并不冲突

每当古典乐舞台上出现一位年轻的面孔，尤其是在和很多大师级别的艺术家的同台之时，新闻的标题总绕不过对年龄的强调。于是，“00 后钢琴家”几乎是王雅伦无法避开的标签。她对此倒并没有太多情绪，“这很自然，年龄的标签只是帮助大家更好地认识你。而且时间就是一样我们都拿它没办法的东西，我选择拥抱它，然后看看在我这样的年纪，该如何在实践中发挥我最大的价值。”

采访的日子正好是乐团临出发的前两天，王雅伦当天没有集中彩排任务，但仍选择去乐团排练厅独自练琴。巡演曲目中，既有柴可夫斯基《降 b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》这样的西方古典经典，也有陈其钢《二黄》这样吸纳戏曲元素、蕴含东方美学的原创佳作。对王雅伦而言，每首作品都是一次独特的心灵对话。

“《二黄》是一首非常有力量、个人情感浓厚且富有思想的曲子，也是我一直特别想演的。”为了更好地诠释这部作品，在上海排练《二黄》期间，王雅伦特地去看陈其钢的传记电影《隐者山河》，感受作曲家的艺术态度与人生阅历。在她眼中，《二黄》如同一幅意境悠远的中国古典水墨画，“和声丰富，旋律动人，里面的力量坚不可摧，纯洁而真挚，是作曲家对艺术无比虔诚的表达”。

与资深艺术家合作的过程中，王雅伦始终保持着学习与创造并存的心态。“每次合作都会有不同的灵感，前辈们对音乐的理解、与人沟通合作的方式，都让我受益匪浅。”她坦言，音乐最迷人的地方在于其即时性与独特性。指挥家余隆作为与她合作多年的前辈，给予了她充分的创作空间。“余隆总监对音乐既严谨又开放，我们一起合力打磨作品，目标一致，过程非常自然。”这种信任与默契，让她在舞台上能够全然释放自我。

“上一次听雅伦弹琴还是她十岁左右的时候，这么小的年纪就可以弹出那样的音乐，是很少见的。”大提琴家王健也对“自己看着长大”的王雅伦赞叹有加。他们在音乐上也时常交流，王雅伦很喜欢听王健讲一些古典乐界的小故事。而更重要的是，前辈对音乐的态度以及真诚的为人给她树立了很好的榜样，“我希望自己也可以成为这样的人，不仅在艺术上，也在为人处事的各个方面。”

国际巡演对年轻音乐家而言，既是历练也是挑战。王雅伦早已形成了自己的备战习惯：“首先会看目的地的天气，尤其是南半球和我们反季节，得准备合适的衣物；然后要确认变压器规格，这些生活细节不能马虎。”时差问题也是国际演出中不可避免的考验，她笑称自己的应对方式是“硬挺”：“比如有时候刚从美国回国，晚上七、八点演出开始正是最困的时候。但只要一踏上舞台，整个人就清醒了。”

尽管行程紧张，每到一个城市，她依然会抓住点滴时间感受当地文化：“我很喜欢探索当地的美食，从酒店走到音乐厅的那段路，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观光。每次回上海，我都很喜欢在梧桐区的林荫道上多走走，不管什么季节都很美。”

跟着哥哥学钢琴，她却成了坚持到现在的人

王雅伦与钢琴的缘分，始于童年时期的一份好奇与执拗。“最开始是哥哥在家里弹，我看着就想弹，作为兄妹，哥哥有的我都得有。”这种孩童式的争强好胜，让她在 4 岁那年正式踏上学琴之路。

不同于许多被父母“推着走”的琴童，王雅伦的学琴

3 月 23 日晚，外形酷似“榴莲”的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内，满场沸腾的掌声与欢呼声交织回荡，上海交响乐团以 2 小时 30 分的演出挑战了整个巡演的最长现场。刚刚过去的 3 月，从墨尔本哈默音乐厅到世界瞩目的悉尼歌剧院，从奥克兰百年市政厅到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，上海交响乐团完成了 2026 亚太巡演的四站旅途。

在乐团此次巡演的艺术家阵容中，有乐团音乐总监、指挥家余隆，也有上音教授、大提琴家王健，而 21 岁的青年钢琴家王雅伦作为新生力量的代表，在巡演出行前就格外吸引人们的眼光。当被问及“为何能跻身这样的顶尖阵容”时，王雅伦的回答质朴而坚定：“作为表演者，年龄并不影响我专注于传递自己的声音。”

从小就频繁登台演出，与玛塔·阿格里奇、祖宾·梅塔等大师有过合作，如今就读于柯蒂斯音乐学院，王雅伦对自己的专业抱以最大程度的接纳和最纯粹的期待：“我不给自己设限，不去想到底要成为什么风格的钢琴家，我还在学习。”



之路没有我们听惯了的“艰苦叙事”，没有强迫，没有重压，哪天特别不想练了就给自己放个假。“你得在舒服的状态里，才能有无限的力量和想象力。”这种相对松弛的成长环境，让她反而可以对音乐始终保持热爱。“那个时候觉得练琴就像日常生活一样自然，觉得很有趣，想不断探索里面的奥秘。”

8 岁那年，她第一次感受到上台演出的紧张和压力，但骨子里的韧劲让她迎难而上：“压力是身体最自然的反应，就像看到刺眼的太阳会本能地眯眼，感觉冷会打寒颤一样，但你会不会因为这样就不出门，所以我也同样不会因为压力就退缩。”从社区的小型比赛到与乐团合作独奏会，舞台经验在一次次实践中不断积累。后来王雅伦的哥哥没有选择继续练下去，倒是从小跟在哥哥身后有样学样的她一步一步走上了专业道路。

王雅伦先是进入茱莉亚学院预科学习，后又转入柯蒂斯音乐学院深造。谈及这次转学，她的理由简单而纯粹：

“想找一个相较纽约更加安静的城市专注于音乐，所以就去了费城。”

在柯蒂斯的学习经历也让她受益匪浅：“学校人比较少，组室内乐、实践的空间很大。”面对身边云集的优秀同学，她没有感到焦虑，反而觉得非常幸福：“身边有很多有才能的人，就能学到更多东西，灵感也会源源不断。”

比如师姐王羽佳就去学校上过大师课，王雅伦也看过现场的演出。“她的演奏非常有力量，能极大地激发灵感。”很多业界女性音乐家的榜样力量，都在她心中埋下了种子：“像王羽佳，包括我曾经有幸同台过的阿格里奇，她们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，就已经足够说明她们是非常优秀且独特的。”王雅伦说，她们的存在本身也成为了自己在音乐道路上不断前行的动力。

如今，即将从柯蒂斯毕业的王雅伦，依然保持着对学习的敬畏之心：“学到的越多，知道的越多，压力就越大。因为你会明白古典音乐是多么严谨、多么至高无上。”这种敬畏，让她始终以诚实的态度对待每一部作品：“古典音乐是最诚实的艺术形式，你弹出来是什么样，就是什么样，骗不了人。”

不断历练，展现中国青年音乐人的实力与风采

虽然从小在国外长大，王雅伦却始终保有深厚的中国文化认同：爸妈都是北方人，从小吃的是北方菜。她自己也会做饭，炖牛肉、红烧排骨都很拿手。中国菜做得好，中文水平也完全没有一点打折，“家里人都说中文，也经常回国生活和演出，中国文化印记已经刻在骨子里了，完全不需要刻意培养。”

在巡演中演绎中国作品，对她而言也是传递文化的重要方式：“通过音乐这种形式，把我们的文化、我们的声音带向世界，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件事情。”她欣喜地看到，越来越多的中国音乐正在走向国际舞台：“2 月底看余隆指挥执棒纽约爱乐乐团的农历新春音乐会，还有马头琴和呼麦的表演。能在世界顶级的音乐厅听到这样的传统中国声音，真的很让人感动。”

值得一提的是，此次亚太巡演，乐团的驻团指挥孙一凡是 90 后，巡演曲目《中国厨房》的作曲家梁皓一和乐团小提琴首席柳鸣是 95 后，和王雅伦一样的青年力量纷纷挑大梁，用精湛演技展现了中国青年音乐人的实力与风采。

在余隆看来，这对年轻乐手而言是一次难得的成长历练：“他们在一次次舞台实践中，读懂职业的意义、责任与压力，为自身事业、国家文化形象、世界艺术发展，不断向上拼搏。”

1975 年，上海交响乐团首次走出国门，踏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土地；2026 年，时隔整整半个世纪，上交再度重返，这不仅是一场音乐的回归，更是一场跨越时光的艺术重逢。老一辈艺术家的坚守、中青年骨干的传承、新生代乐手的锋芒交相辉映，诠释着这支 147 年乐团薪火相传、生生不息的精神内核。

巡演落幕并非终点，上海交响乐团已着手规划 2029 年建团 150 周年全球巡演。而明年即将毕业的王雅伦也将回归学业和演出彼此平衡的日常中：“古典音乐是永无止境的艺术，我不知道接下来会探索到什么，也不需要刻意设定目标，只要一直保持诚实的心态，敬畏艺术，顺其自然地走下去就好。”

文 / 晨报记者 王琛
图 / 受访者供图
插画 / 戎青钰

但·愿·记·录·能·够·担·当·此·任
见·证·她·们·始·终·在·场